

精誠之愛
永不言悔

愛的故事

與

伊力薛高

樂榮

因為寫了一部「愛的故事」，今年的康城影展也請伊力薛高去做評審委員了。這位三十四歲的耶魯大學教授，描寫他的「愛的故事」只用了二萬五千字，結果便名利雙收了。只要你看這些數字：「愛的故事」小說精裝本賣出四十三萬本，平裝賣出九百多萬本。根據一項統計，平均每五個美國人，就有一個是讀者。電影僅在美國放映三天，收入就超過二百萬美元，氣勢如虹。這些，能說是「偶然」嗎？如非偶然，又是甚麼？

「時代周刊」以艾利麥克勞做封面，寫了一篇專題文章，認為愛的故事的內容是浪漫的復興，藝術表現又走回以前的舊路。由於目前，美國市面充斥太多的色情和暴力的電影、小說，所以這突然出現的「愛的故事」，便如濁流中的一道清泉，使人的感覺為之一新。這個解釋，雖是言之成理，但不能因此就以爲「愛的故事」便是健康和有價值的作品。無論影片如何賣座，小說如何暢銷，在有識之士的眼光中，「愛的故事」仍是不值一晒的。

不過，從「愛的故事」所掀起的高潮，和在這道高潮中所出現的反高潮，我們却也可以看到一些事實。伊力薛高最初把「愛的故事」劇本交給製片家侯活汶斯基，且先後接觸了多家影片公司，都碰了釘子，反映了在當時荷里活對這類題材並無信心。但是艾利麥克勞讀了劇本後，却大感興趣。他的丈夫伊雲斯是派拉蒙製片部主任，而麥克勞自從「情挑淑女心」（港譯）一炮而紅後，幾已成為派拉蒙手上的一張皇牌。有了這兩層關係，派拉蒙才肯投資二百萬。可是第一個請來的導演，看過劇本後，覺得完全不對勁，毫不考慮的請辭了。幾經周折

，導演人選才決定為阿瑟希勒。跟着，伊雲斯建議伊力薛高將「愛的故事」的劇本寫成小說，由派拉蒙大事宣傳，幾間大出版社看過稿件後，又一口拒絕了。直至最後，才和「哈潑與盧」講妥了條件。

小說推出後，「愛的故事」的熱潮便跟着開始了。但筆者要重覆的，不是這個神話，而是神話的另一面。有人說，批評伊力薛高的「愛的故事」，恰如批評巧格力糖。美國的National Book Awards，評選員今年開會時，拒絕承認「愛的故事」是文學作品，也就是說連它的資格也根本的否定了。去年，這個獎的文學榮譽頒給了李蓮海曼的自傳 *An Unfinished Woman*。海曼與薛高同樣是個劇作家，但兩人的成就，却差得遠了。到了四月的奧斯卡，「愛的故事」的熱潮已到了頂峯，可是像奧斯卡這樣商業化的影展，也只給了它一個最佳作曲獎，聊勝於無。如所周知，荷里活電影業仍未完全從低潮中恢復過來。「愛情故事」既能打開了電影製作的新局面，按理是應當加以鼓勵的。可是，他們卻寧願把大獎送給「鐵血將軍巴頓」，這又不多不少反映了圈內人對「愛的故事」的一種態度。

說到電影本身，我們似乎可以說這是歷來最賣座的電影之中，拍得最差的一部了。綜觀美國的影評，除了 *Variety* 之外，幾乎沒有一篇好評的，但這份雜誌只以報導取勝，它的影評向來都不受人重視，而且更有人懷疑它的影評背景；所以 *Variety* 的讚語，不談也罷。伊力薛高的劇本，極盡討好的能事，這是不用說的了。但是影片和小說，結局是不同的。在小說中，女主角死後，男主角重見父親，伏在他懷裏哭了。小說寫到這裏，雖告結束，但

這一筆却意味着兒子和父親之間的隔膜和誤會，是可以消除的。但是在電影中，結局却不同，父親趕到後，男主角却不顧而去，寧願獨自一人沉思，這一着大討青年人歡心。因為，把這一關係維持於懸而未決的階段，便等於說，這一代和上一代，彼此之間無須和解，也無法和解。至少，這會比安排電影來一個父子誤會冰釋的收場，易於令人接受。

但是說回來，影片所描寫的這種 *Coronation Gap*，却是空泛而不切實際，欠缺說服力。事實上，伊力薛高整個劇本就是這樣。男主角有錢、聰明、可愛、健康、書讀得好。女主角貧窮、聰明、可愛、書讀得好、音樂修養好，但是患有絕症。男主角有錢，因為他父親有錢；但又因為他父親有錢，所以婚嫁要論門當戶對，所以兒子從小就養成了強烈的自尊心，而這，就是隔膜的由來。女主角家境清貧，但是和父親合得來，而且親蜜，直呼父親的名字。男主角當着父親面前則稱呼 *Sir*，背後則叫他做 *Soa of A Bitch*。假如伊力薛高不是在每一個人物造型上，每一情節的因果佈置上，都是這樣的巧合，這樣的陳腔濫調，也許我們可以給予「愛的故事」它應得的讚許。但現在，對於一部完全虛假造作的作品，顯然，我們無話可說。

電影本身，導演阿瑟希勒的差勁，使人不敢相信。男女主角裸體的一場戲毫無氣氛美感可言，和齊法里拉「殉情記」一場相比，立即相形見拙。在醫院走廊內，男主角和女主角的父親相對默然，大家緊握雙手這一處理太過明顯了，似是說，只有愛心才能維繫兩代之間的關係。可是放在一部這樣的電影內，所指的愛，又太籠統了。何以窮的一方，

上下兩代便一定易於表達愛心，有錢的一方，偏又難於表達？說到最後，當然又是伊力薛高的劇本這份造作的問題了。

不過，我們儘可以挑出它的缺點，可是「愛的故事」在賣座上的成功，却是可以肯定的。至於它的影響，我們目前還很難估計。不錯，我們同意「愛」片的轟動是一種現象，但即使我們從社會或心理方面嘗試各種解釋，相信答案都難以令人滿意。「愛的故事」是一部針對青年人的投機電影，但是入場的觀眾却包括男女老幼。有人在美國親眼看到一個中年婦人在未看之前，已經流着眼淚入場了。可見準備來大哭一場的觀眾，一定為數不少。「愛」片吸引了許多青年觀眾，可是却又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。書中有這樣一句名句：*Love mean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're sorry*，被海報引來做宣傳的句子，但是許多地方，有人把 *Never* 這個字塗改為 *Always*。

「愛的故事」在美國風靡一時，也許有很多理由。但一部如此膚淺的小說，何以在英、法一樣大受歡迎？遠者不說，就說台灣，「愛的故事」一書就有七種中譯，而且譯者學者還要在報上做文章，為了「愛情的意義是你永遠不必說抱歉」（港譯：精誠之愛，永不言悔）這句譯法而煞有介事，討論一番。可見，凡事一成「現象」、「時髦」而流行，其影響力確是非同小可也。

有人說「愛的故事」媲美福斯的「真善美」、「真」片把福斯帶上高峯，又把福斯拖入深坑。派拉蒙會重蹈覆轍嗎？

——愛的故事與伊力薛高